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十五回 孫節級獄底放冤人 屠金剛陣前招女婿

話說孫本與董家伴當計較了，自己即入獄來，將酒食與殷尚赤吃，便去料理罪囚。忽見牢內有個罪犯在那裡呻吟將死，遂暗暗計較了一番，便回家來。等不一會，董家伴當已是笑嘻嘻入來，取出銀來說道：「小可奉節級言語，回覆員外，員外不勝感情，即依命送上。只求節級早晚了事，當堂遞明病故執照，餘物隨即找送。」孫本收了，說道：「只在三日內便見分曉，來討回信。」董家伴當歡喜而去。這日孫本不入獄中，只著人去料理。到了第三日傍晚，才著人挑了一擔酒食，同入獄來，分給眾人，又與他們說知就裡。眾人無不依從。然後又將些酒來同殷尚赤吃。殷尚赤道：「我尚不曾孝敬節級，怎好生受？」孫本道：「人誰無患難，誰無冤屈？我孫本也曾從患難冤屈中來。今見人患難冤屈，若不急救，徒使人笑。你且同我開懷暢飲一番，自有話與你計較。」殷尚赤聽了便不推辭，兩人對飲，直飲得十分興豪。孫本便在袖中取出一大包銀子，放在桌邊。殷尚赤見了，不知什麼緣故，一時不好動問。只得又吃了半晌，問道：「方才節級哥說有甚計較，只不知這早晚，可得一說麼？」孫本聽了，看了殷尚赤一眼，因笑說道：「人間生死，莫不由天。若今日孫本看來，只這活地獄中，得了幾兩銀子，能使人立死，又能使人立活，則我孫本在此操生殺之權，殊令人可驚可駭！」殷尚赤聽了，一時沒做理會，只看著孫本沉吟不語。孫本便又笑說道：「我這些說話，你實一時理會不來，只得要與你直說了。」遂將董敬泉著人囑托謀死的事細細說出。

殷尚赤聽了，大笑道：「原來恁地暗算！既是如此，節級哥須早將我安排，去回覆他便了。」孫本笑道：「你死固不足畏，但我孫本也是個漢子，怎肯為人作奴使喚，將你屈害？我今實有心來救你出這獄中，別投去路。」殷尚赤道：「不致我死，事尚可為。這是朝廷禁地，不經官放，怎得輕易出去？」孫本道：「董敬泉在衙門撒漫，上下用錢。我只好救得你目前，怎救得你日後，早晚必遭他手。我今已有算計在此，救你出去。」殷尚赤聽了，急問道：「不知節級哥算計什麼？」孫本道：「昨夜牢底病死一個犯囚。這犯囚在牢中深月久，並沒仇家對質。做了一件疑獄，來了官府，俱不審著。我今將他代你，回復董賊便了。」殷尚赤道：「牢中耳目眾多，倘日後露犯，豈不遺累了節級，這怎麼做得？」孫本道：「這個不妨，我也慮過。你今犯的鬥毆輕罪，卻被仇家用賄暗害，是件有屈無伸。我今就放你出去，即日後犯露，只不過頂你罪名，須不致死。況且官無久任，倘遇廉明問出真情，決不肯單為董賊，你不消慮我。若說耳目眾多。我已通知，俱皆允許，決不漏泄。今已夜深，可隨我到家去來。」

殷尚赤見他真心仗義，不勝拜謝。孫本即袖了銀子，與他乘黑散步走出，真是神鬼不知。到了家中，孫本引他到僻靜小房中將他安頓，自己即入獄料理。使人將屍首包好，候至天明，具了一紙：「殷尚赤受刑不起，病故在獄。」開封府已是心照，便批了印信，發出掩埋。孫本接了准呈，即著人拖出。一面著人報知殷家，叫他領屍埋掩幸喜他家俱是下人，聞了此信，忙來牢口領去，絕不驗明家主屍首，一竟抬去門外，在亂葬土崗掩埋。回家將家主物件分散，各自做人家去了。孫本拿了這紙紅印信准呈，到董家來找銀。董敬泉見是開封府印信硃批，以為消了惡氣，方才十分歡喜，即便找出，又外一封酒資打發孫本。

孫本見一天大事做得乾乾淨淨，歡喜來家，與殷尚赤說知備細。殷尚赤不勝感恩道：「只因一時氣憤，被仇人陷害，萬分必死他手；誰知節級哥哥仗義回生，此恩難記。若蒙不嫌，願拜節級做哥哥。」孫本聽了大喜，殷尚赤遂伏地納頭四拜，孫本連忙攙扶了起來。因說道：「我去年結拜了袁武，至今時常往來。你今調養好了身體，使你投奔他去。他家資豐厚，延納豪傑，為人敬重。」殷尚赤問道：「這個袁武是那裡人，得拜哥哥？」孫本道：「這個袁武是我同鄉，他幼時曾得異人傳授，洞知天文、地理、數術、陰符。因欲見用於世，展其才略。去年東京開選，他來應舉。不期被黃潛善等只重資緣，將他遺落，一種憤懣難與人言。一日，在開封府前酒樓上沽酒自酌，醉後在壁上寫了數行詩句，卻是譏笑宋室無人。早被緝事使臣拿入府中問罪。是我一力排紛，將他釋放，遂拜了弟兄，在我家住了多時。他曾勸我說『不久汴京大亂，天下荒荒。』遂別我去尋訪豪傑，做些事業。」殷尚赤聽了，忙問道：「他恁個人，胸中必具先識，哥哥可曾問他豪傑是誰？」孫本道：「他說：『天意南旋，四方豪傑漸起。餘不足論，近聞得傳言有兩句，道是楚地小陽春，關中金頭鳳，二人可為群雄之首。我此去若訪著一人，便事有可為。』只不知如今可曾訪著。」殷尚赤又問道：「哥哥可曾問他二人姓甚名誰？」孫本道：「這我倒一時不曾問明。」殷尚赤聽了，踟躕了半晌，因說道：「兄弟蒙哥哥大恩，得不死於仇人之手，今又使投奔袁武。但兄弟想來，這袁武既存大志暗訪豪傑，行蹤未定之時，此去決難遇值。況且山東與汴京相離不遠，倘或有人熟識，誠恐遺累哥哥。我想楚地小陽春，楚地是湖廣地方，雖不知他姓名，但既有人傳他美號，必是個濟危扶困的漢子，大約不減當時山東及時雨。我若去投奔，必有些好處，又離東京漸遠。兄弟行動得如舊時，便去訪尋。」自此只坐在房中，日日調養，敷治棒瘡。早有月餘，方才平復如舊，遂辭孫本要去。

次日，孫本治酒與他送行。飲了多時，孫本起身入內，一手托出銀兩，說道：「這是董敬泉之物，兄弟取去，好作路費。」殷尚赤推辭。孫本道：「此乃不義之物，天教有眼，落在我手中。今日合該兄弟使喚，怎麼推辭？」殷尚赤只得收了。孫本又去取出兩套衣服鞋襪並刀棒來，殷尚赤即便打疊包裹。孫本因說道：「我有句話要對兄弟說，不知可肯聽從？」殷尚赤道：「哥哥有話，敢不敬聽！」孫本道：「兄弟這場官司卻是為婦人，以致陷身不測，但古來豪傑，俱不為色慾所淘。如今此去，切宜戒勉。」殷尚赤忙拜謝道：「哥哥金玉之言，敢不拜從。」孫本攙扶了起來。此時將已傍晚，殷尚赤遂跨刀提棒，背了包裹，二人乘黑出城。到了僻處，殷尚赤連忙拜別。孫本恐開了城門，只得自回。

殷尚赤立在黑處，見孫本進了城，方才放心前走。遂曉夜南行，望南進發。一日行到一個市鎮處，見一家門首插著一桿酒望子，因想道：「我連日走得辛苦，且入去買碗酒吃，並問問路程。」遂走進店來，揀副座頭，放下包裹倚棒坐下。走動的來問道：「客官要打幾角酒？」殷尚赤道：「且打兩角來。有什麼下酒？」走動的道：「我店中有上好家生豕肉並包點湯飯。客官大約明早結伴同走，我這裡自有乾淨床鋪。」殷尚赤道：「我不問你床鋪。既有好肉，可切二斤來。」不一時擺上酒肉，殷尚赤遂自篩吃。吃了半晌，見不能充量，便又叫打兩角來吃著。只見主人立在街頭，招呼人進來安歇。就有兩、三個人肩馱包裹走入，店中引他到後面去。過不一會，又有一起進來。

殷尚赤看在眼內，暗想道：「今才到午，要走還走得七、八十里好路。怎麼這起人見鬼般就在這裡安歇？」因忍不住叫聲：「店主人來，我有話問你。」主人在外聽見，走近桌來道：「客官有甚言語？」殷尚赤道：「今才晌午，你家怎便留人歇宿？這些人又肯不走，這是什麼緣故？莫非前面有什麼狼難走麼？」主人笑說道：「原來客官不曾在這走過，怎曉得此去有些厲害。」殷尚赤道：「我是東京人，實是沒曾走過。前面有什麼厲害。可對我說。」

主人道：「前去不是虎狼攔路，卻有一夥強人剪徑，為首的叫做鐵鑄金剛屠隆。他是大名府犯罪，逃走在前面蛾眉嶺，聚了百十嘍囉，專劫過商，搶擄婦女。因生了一個女兒，今年一十六歲，更比屠隆十分了得，使兩口鑲鐵寶劍，人說她有萬夫不當之勇。如今遠近官兵只好看他一眼，皆不敢輕易來剿捕我們地方十分受苦。幸喜這個女兒還有些好處，不肯劫奪窮善人家，又不劫寅、卯過商。若過了兩個時辰，不曾空放一個。故此往來商販曉得規矩，便安歇等伴，明早同行。客官你也只好在此歇了。」殷尚赤聽了，笑一笑問道：「他這女兒叫什麼名字，恁個模樣兒？想必是夜叉小鬼的妹子，五道將軍的奶奶了。你可曾看見麼？」主人道：「這個女兒時常帶領人下山打圍出獵，我們常是看見。但說來也是奇事，你道他強人必生惡種，她卻生得出類拔萃：眉不消畫，有若青山，臉不付粉，猶如白雪，唇不丹塗，卻似櫻桃。歡喜時如溶溶春水，發怒來似洶洶秋濤。最好看的，她騎在馬上，一雙小腳兒在銀鐙裡斜蹺，賣弄風流，波波俏俏，十分嬌態。故此人俱稱呼她馬上妖屠俏。客官，你道好也不好？」殷尚赤聰明，只不言語，忙將酒肉吃完，取出碎銀打發完，取了包棍出門。主人忙來留住道：「我才說了許多前面難走，你怎麼又去故作採樵，送他包裹？」殷尚赤道：「我要趕路。他若要時，我便送他。」主人只得放手。

殷尚赤出了門，乘著三分酒興，走了半晌。因想道：「我枉了一生本事，從不曾遇個敵手。何不去與這屠俏耍一棒兒，使她喝采，也強似在這些紅粉柔媚女子口中叫好。」遂想定了主意，便急急走了二十餘里。抬頭望去，果見前面一座高山，黑叢叢許多樹木，隱隱現出飛簷獸脊絕大的一座殿宇來。殷尚赤曉得便是蛾眉嶺，遂自留心。將包裹放落在地，緊束腰間，跨好了刀，舉著棍棒在手中掂了幾掂道：「雖是不甚重，料他也奈何我不得。」遂將哨棍挑了包裹在肩，一路走來。

到了山下，又抹入林來。早有人在林中探望，殷尚赤故意慢走。走到一塊平曠間，遂東西觀看，轉不見了殿宇。正看間，忽一棒鑼聲，早有一騎馬衝出林來。大喝道：「兀那漢子！有甚鐵葉裹頭、鋼皮包頸，吃了豹子肝、大蟲膽，敢在蛾眉嶺經過？快將金銀包裹納下做買路錢，才饒你過去。若牙迸半個不字，叫孩兒們綁縛入寨，取出心肝炙脆，與俺下酒！」殷尚赤忙將他一看，卻是個鬍鬚半白。知他便是鐵鑄金剛屠隆，遂搖著棍上包裹，笑說道：「我包裹內金銀自有，只叫你屠俏出來與我見一面，耍一棒。若贏得我，我情願送她，空身自去；若不贏得我，只好叫她與我做個疊被的侍兒罷了。」屠隆聽了，發怒如雷，疾忙點開坐下馬，搖著手中槍，照著殷尚赤咽喉下一槍刺來。殷尚赤忙將棍上包裹卸落在地，輕輕抵住，兩人即便殺起。一往一來，殺到三十餘合，屠隆全不能討得半點便宜。再殺一會，覺得漸漸力怯，只左右遮攔。殷尚赤要逼他女兒出來，不下毒手。

早有小嘍囉乘空處搶了包裹，飛報知屠俏。屠俏聽了大怒，取了兩股寶劍，翻身上馬，殺出林來，大喊道：「什麼人敢在此恃強！父親退後，孩兒來也！」只這一聲叫喚，恰似花飛柳舞、鶯囀喬林。殷尚赤忙抬頭一看，暗暗驚訝。你道這屠俏怎生模樣？但見：

頭上用一條黑紗紮額，露出紅心角兒，左右插兩支雉尾；身間穿一件紅棉戰襖，套著白綾比帶，上下繡百般花朵。左吞頭，右吞頭，奪人眼目；前掩鏡，後掩鏡，耀眼爭光。背插幾根狼牙鉏子箭，腰懸一張畫鵲鐵胎弓。騎匹白點子馬，緊緊夾定，坐副錦繡銀鞍，穩穩斜騎。眉如新月樣，鬢若黑雲堆。分明是一位美貌佳人，卻按著前生地煞。

殷尚赤見她來得較近，滿心歡喜。屠隆便虛展一槍，帶轉馬頭，好讓女兒來殺他。只見屠俏一馬衝到，用兩股寶劍，只使得呼風響，如雪練般在殷尚赤頭頂上砍過來。殷尚赤笑了一笑，即舉棍相還。你看他二人一場好殺，怎見得？但見：

一個怒髮佳人，仗腰間寶劍入我彀中，頃刻強人俱伏倒。一個生嗔浪子，恃面前硬棍撥爾機關，霎時剝女皆歎服。一個在地下，恨不得一棍搠來，要取紅娘子半猩猩，一個在馬上，恨不得雙劍砍去，逼勒罵玉郎多點點。殺到情濃，你貪我愛，攪作團並作塊，汗津津早已濕透酥胸；戰到妙處，我戀你眷，疊成雙合成對，喘吁吁果是難得氣接。若不是今日交鋒，烏得半百偕老？

屠俏與殷尚赤，一個在馬上，一個在地下，各放出平生武藝，棍來劍撥，劍砍棍撻，來來往往。殺到五十餘合，一時勝負難分，各討不得半點便宜。殷尚赤只笑嘻嘻，不住的喝采道：「好個耐戰的女子，正是我的對手！」屠俏也暗暗稱贊。不一會，兩個各賣弄本事：屠俏見棍來，便鎗裡藏身；殷尚赤見劍到，即使花棒躲閃。直看得眾小嘍囉，俱拍掌叫好。

屠隆見這人與女兒一般本事，也自驚驚喜喜。遂暗暗踟躕了一番，即喝鳴金罷戰，自己一騎馬放近前來。屠俏與殷尚赤各皆貪戰，忽聽得鳴金，不知是何緣故。回頭見父親趕來，遂將寶劍架住了棍頭道：「天色已晚，不便廝殺，饒汝去吧！」殷尚赤笑道：「我正要在夜間與你頑耍，怎麼要去？」說未完，屠隆勒馬近前，笑問道：「你這漢子武藝甚高，必是有些來歷。可說出姓名、家鄉並年紀妻小，俺自著人送你過去。」殷尚赤聽了，笑道：「你又不招我做女婿，問些什麼？既是要問，我是東京有名的鑽心蟲遍地錦殷尚赤，自小學習槍棒，兼通技藝，滿身刺了繡紋，愛結江湖好漢。今年二十一歲，父母早亡，並沒討妻。只因避難，要去湖廣投奔相識。不期撞著你女兒纏住，只不肯放鬆，殺了這半日。我也曉得你女兒手段實是高強，是一位女中豪傑，使我不勝心服。如今問明，可還我包裹去吧。」此時屠俏已勒馬按劍，在屠隆背後，聽見父親問得有些古怪，又見說出姓名年紀，沒有妻小，便將殷尚赤看了一眼，不便再聽，遂撥馬往山寨裡去了。屠隆因對殷尚赤說道：「（原回缺一頁）俺年近六十，精力甚覺不似往昔。小女之身尚無可托，每欲尋配英雄。但據此山嶺，怎便著人尋訪？便就尋訪著人了來，見俺們做這事業，也不肯死心踏地在此，終久要敗壞俺家風，豈不將俺半生經營這座山崗寨子，等閒棄去？俺今日見你本事高強，正與小女一對，不相上下。又聽見你逃難到此，必是無家可歸，異日必能死心踏地，昌盛家風，與俺爭些光彩。如今欲將小女配事英雄。小女本領與面貌，豪傑俱已見過，不知豪傑竟見可肯俯就麼？」殷尚赤聽了，不勝驚驚喜喜。正要答應，忽想起孫本臨別吩咐的言語來，便只沉吟，一時沒個道理。屠隆見他不允，勃然大怒。只因這惱怒，有分教：

洞房中男豪女杰，山崗下獅吼龍吟。